

周飞飞

这是一本前苏联出版的李四光著作，灰蓝色精装硬皮封面上一枚中国传统印章似的红色图形，将俄文“В И Х Р Е В Ы Е С Т Р У К Т У Р Ы С Е В Е Р О - З А П А Д Н О Г О К И Т А Я ”（中国西北部旋卷构造）的字样凸显了出来。

2017年12月5日下午，在位于北京紫竹院公园附近的李四光故居前，前来访问的乌兹别克克斯坦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努尔塔耶夫博士，满怀深情地将它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赠送给了李四光纪念馆。

这本全名为《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的地质学术著作，来自他父亲的珍藏。作为李四光地质理论著作仅有的两部俄译本之一，它出版于1958年，由留苏的中国学者钱祥麟、赵鹏大翻译。

努尔塔耶夫博士的父亲也是一名知名地质学家，曾任乌兹别克克斯坦国立大学地质系主任。1958年，当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实习的时候，购买了这本书，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料，并在伴随了他数十年后，将此书留给了自己儿子。

书是开启科学大门的钥匙，也是中乌文化交流的纽带。努尔塔耶夫经常会感受到丝丝缕缕来自中国的熟悉的文化气息，也正因为如此，他在造访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时，主动提出要把这本珍贵的收藏捐赠给由李四光先生创办的研究所和李四光纪念馆。

努尔塔耶夫很高兴能让这本书回到它作者的家乡，把它“生命”的起始，与最终的归宿，融合在一起。

努尔塔耶夫他还记得年轻时看父亲读这本书时的模样，而后来，自己学习地质，也曾细加排读。

“这本书中有非常好的学术思想。即便是现在看来，李四光先生当时对构造体系和构造形态力学的分析，还是很深刻的。”“这样优秀的理论不会过时，永远都有用！”努尔塔耶夫说。

参观李四光纪念馆时，努尔塔耶夫对李四光及其科学成就表现得颇为熟悉。而李四光在前苏联地质学界的学术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旋卷构造》一书的出版。在一些苏联学者的文章中，李四光被称为“研究地质旋卷构造的鼻祖”；1959年，李四光还获得了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评造的“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是至2016年止唯一获此殊荣的外籍地质学家。

翻开这本保存完好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人们可以体会阅读者对书中一些表述的兴趣，以及对书籍的爱护，而从书中时任苏联地质与资源保护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所写的序言中，则更能看出前苏联学者对李四光的学术思想的推崇：

“人民中国杰出的科学家李四光院士堪称是构造学领域的‘拓荒者’，他不仅研究地壳运动的方式，而且还尝试理清其与矿床形成过程中的关系。大家都明白，在地质学里面，矿产应该是一切构造探索的‘桂冠’。”

“李四光院士《旋卷构造》一书的俄文出版，在苏联地质工作者中引起极大的兴趣，无疑，它会促进两国地质工作者的进一步合作以及众多世界地质科学问题的解决。”

对于努尔塔耶夫而言，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份情愫，已经在近年来的中乌“一带一路”地学合作中开花结果。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名，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响应。当年，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便与中方合作成立了中乌天山地质研究中心，共同推进中乌成矿对比研究。

如今，合作已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为天山成矿带进一步找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他本人，也与中方专家共同发表了《西天山巨型金铜铅锌成矿带构造成矿演化 and 找矿方向》《西天山“亚洲金腰带”及其动力背景和成矿控制与找矿》等五篇学术论文。

“天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是古亚洲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地质学家提供了科学探索的重要舞台。”努尔塔耶夫常说，“我们没有共同的国家，但有共同的天山。”

努尔塔耶夫经常慨叹，历史深处的一点点火花，很可能就在今天燃成美丽的圣火。古代丝绸之路是这样，他珍藏的李四光著作也是如此。

努尔塔耶夫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将把中方回赠给他的《李四光画传》等资料带回国，他感到每一次的收获都极为丰厚，而最值得珍视的，则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友情。

努尔塔耶夫相信，中乌在金属矿产、能源资源、地质灾害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他非常愿意与李四光创立和曾经领导过的地质力学研究所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继续深化在基础地质、能源资源等方面合作研究，不断提升对天山演化和成矿的认识，造福两国人民。

捉错园

秦殿杰		
(545)		(547)
“虫灾 蔓延 很严重”，		“大家 稍适 休息下”，
“漫”字写错拼不通；		句中“稍 适 ”错很大；
野草向周围扩展，		数量程度差一点，
正写应当是“蔓延”。		正写应当用“稍事”。 *
★蔓：蔓草、枝蔓。		“稍事”：稍微做，如
植物向四周蔓延生长滋		对工作计划稍事调整。
长，如火势蔓延。词典没		“稍事”不能错为“稍适”。
有“蔓延”词。		(548)
(546)		“我们吃了 淮阳菜 ”，
“ 濡臭 小儿懂得啥”，		“淮阳”之“阳”是个错，
“濡”字写错意不达；		四大菜系无“淮阳”，
身上还带奶腥味，		正写应是“淮扬菜”。 *
正写是“乳臭小儿”。		★淮扬菜，产生于
★“乳臭”指奶腥气，		江苏淮安、扬州及其附
如成语“乳臭未干”，讽		近地域，故名“淮扬菜”，
刺年幼无知，不是“濡		与粤菜、川菜、鲁菜并
臭”，汉语中无“濡臭”一		称为中国四大菜系。地
词。		方菜中并无“淮阳菜”。
		(待续)

穿越时空的回赠

不住的人，可她的病腿又让人放心不下，再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得了？于是，家中又经常发生因干活的争执，她看着我们把她手中的活夺下来，总是不高兴地说：“不让我干活，非把我憋死不可！”

几年后，我家搬到了唐山地震后的南新道新居。因为是平房，奶奶去院子外的厕所时有时不便，开始拄起了拐杖。有时我回家，看到她拄着棍子，扶着墙角步履蹒跚，白发随风飘起，真是风烛残年的样子，心里十分凄然，我年逾八旬的奶奶，真是老迈年高了！我还想象着，自己能少活几年，延长给奶奶多好啊。

奶奶去世的十几天前，我们一起扶她下床，到她床边那把坐了十几年的椅子上。由于长期卧床，她已经非常衰弱和消瘦了，坐在椅子上可能有些硬，她的感觉不太好，平静地对我们说：“这次我恐怕不行了！”我们劝着她，又扶她到床上，慢慢地躺下。我记得那是她最后一次坐在这把椅子上。奶奶说那句话时，像平常一样，没有一丝惊慌和悲伤。但是后来，她似曾回顾自己大半生寡居的辛苦时，自言自语地说：“我这辈子太苦了……”我们只有耐心地开导和安慰，在心里一次次为她祈祷。

天热，使奶奶身上虚热，她总想喝水和吃冷饮。妈妈从学校回来时总用保温瓶买了最好的冰糕，一勺勺地喂她，她每次吃在嘴里都面带高兴，似乎感觉很好。奶奶最后的十几天中，经常诉说腿疼和麻木，就像不是自己的一样，有时甚至呻吟起来，我为她一次次地抚摸：“奶奶，好些了吗？”“好——”奶奶慢慢地回应着。再后来的几天，她明显气力不足，在有话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手摸着喉咙，这是奶奶最后的动作。我们就用勺子再喂些水，用手再给她抚摸……

伟大的、崇高的、平凡的、渺小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最终结果。奶奶可谓无疾而终，无憾而归，平凡地活了一生，平静地离开人世。她的一生几乎没吃过一顿特殊的饭，也没有经历太多的折磨和痛苦，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把全部希望和恩爱都尽情赋予了她的子孙后代们，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索取。那是人间至真至纯、汪洋恣肆的慈爱之海。所以，她是辛劳的，也是幸福的。她的幸福和欢乐，都融化在我们的成长之中了。

有些事情，永远也无法忘记，因为它和我们成长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因缘。虽然已是久远的往事，但不知哪天由于哪个生活细节的触动，我们就再次与它重逢，真是往事如烟，如电如幻，近期的一些记忆经常淡去，许多往事中的细节常常焕发出异彩，记忆就是这般无穷无尽。

奶奶早已远行

交学费，但总是背着奶奶，因为奶奶知道了就要指责儿媳妇“不会过日子”。我的舅舅在奶奶去世后送的挽幛上，用毛笔认真地书写了“勤俭持家”四个大字，我认为这是对奶奶精准而高度的概括。

作为朴素无华的劳动妇女，奶奶对家里的厚爱 and 付出，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家中经常有剩下的饭菜，她总是悄悄留下来，在大家回家前，自己先开饭，把上次剩下的饭菜都吃了。母亲为此经常生气，说要不就不扔了，要不就一起吃。奶奶这时总不言语，也不责怪，仍我行我素。她对我说，你妈心肠好，可他们都忙着上班，我闲在家里，吃点剩饭也吃不坏身体！她后来就干脆不让我们知道，叫她剩饭时，她就矢口否认。这样我们家就经常为争着吃剩饭而不快，我母亲说过一句气话，叫“宁可撑死人，也不占着盆。”那时冬天比现在冷，室内生了火炉温度也不高，奶奶就每天把我的被子放好后，坐在我的被子上，用体温把被子温热，才让我钻进入睡。而被子总是叠成筒形，防止夜间脚蹬散了，漏风受凉。这些事，我们的下一代人都无从体味和想象了。

让我永远内疚的是 1979 年到湖北实习。第一次远离家门到千里之外，奶奶很不放心，隔几天就念叨我何时能回来。两个月后，我写信告诉家里，说过些天就要回家时，奶奶高兴地每天早晨收拾完家务就坐在街口等我。我还记得那天我到家时，老远就看到奶奶坐在门口，到了跟前，她高兴地拉着我的手看了又看，一遍遍地说：“可回来了！”脸上全是笑意。

我进家后，对奶奶一遍遍地嘘寒问暖极不耐烦，一边整理行李，一边责怪她总是问不完。奶奶还是高兴地笑着，自言自语地说，孩子累了，歇一会吧！就悄悄带上门出去了。可是不到半个小时，邻居大妈在门口大声喊：“海岩，你妈摔跤了！”我急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奔出家门，只见大门外 5、6 米处，奶奶正被人搀扶着，可一步也走不了。我奔上前去，抱住她，邻居大妈说，恐怕是腿摔坏了，快背你奶上医院吧！我急忙背起她，可老人家推着不让，说不要紧，自己能走。邻居大妈们都说不行，让我去背，奶奶却说：“不行，别压坏了孩子！”奶奶说话时的神态，至今清晰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邻居没有办法，只好一起架着奶奶，奶奶只用一条腿，另一条腿略微弯曲着，到了屋里请来医生一看，果然是骨折，迅速进行了固定。而恢复，在一定程度上海改变了奶奶的命运。由于年事已高，恢复很慢，几个月时间奶奶都卧在床上。后来，稍好一点，她又坚持下地，干些扫地、洗碗、擦桌子的家务。奶奶是闲

当我们老去

为命，才能生活得更好。如今，遍布街头的便利店，让一个人居住也能过上很好的日子。让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势在日本年轻人中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严重了。日本年轻人出现了所谓的“食草族”，对爱情这样美好的事物都没什么兴趣，怕麻烦。NHK 采访的单身老年人，最起码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而年轻一代主要靠外卖为生，连家里都变得乱糟糟的。

其次，2008 年的金融危机，让一些日本人被甩出了职场。日本是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换一个词，就是停滞），一个人在 40 岁的时候失业，就很难找到以前那么好的工作，只好到“劳务派遣公司”那里登记，等着社会机构来帮忙安排工作，通常都是一些体力活儿，而且是不容易长久的临时工。人一旦到了这步境地，就会陷入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社会联系。对很多人来说，原来公司的人际关系，就是社会关系的全部，一旦被剥离出去，整个人存在状态都彻底改变。

日本人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怕给别人添麻烦”。去日本旅行过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极为讲礼貌，一点小事，就点头哈腰地道歉或感谢不止。到了孤独的老年人那里，怕给别人添麻烦这种观念就变成了某种对自我的约束：孩子也不容易，亲戚更是不好打扰，那么，自己只有静悄悄地死去了。

但是，日本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又很认真，做不到不管死后如何都能心安理得。对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如何把自己的死讯告诉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有的人睡觉不锁门，而是轻轻带上，这样邻居或者房东就

“诗是吾家事”

中镇诗社 2002 年秋成立于山西霍山脚下，由当时一批实力派中青年诗人组成。霍山为我国古代五大镇山之中镇，故以镇名，故中镇社员近 30 人，现也不过 60 来人。就是这样一个规模并不大的诗社，却多有“诗是吾家事”之例。

熊东遨、周燕婷伉俪，为中镇诗社第一批社员。熊东遨湖南宁乡人，数十年来肆力于诗，周燕婷广州人，早年从张采庵先生学词。二人因诗词而结合，现居广州，俱为诗词名家，已广为诗词界所知。有合集《画眉深线》及多种诗词方面著述出版，并各多有诗弟子。

张希田、张闻田兄弟，山西忻州人，出身农家。兄弟二人有合集《昆仲诗词集》出版。张希田为中镇诗社秘书长，于诗词事业颇多贡献，有数种诗词集出版。张闻田小张希田 20 岁，中学教师，富才华，颇得一些名家称赞。诗之外，又数有诗论，《人间词话批评》甚见水平，有论者称为“震撼诗坛”之作。然“天与才华不与怜”，不幸英年早逝。有《张闻田诗文集》传世。

钱志熙，袁国唐系甥舅关系，浙江乐清人。钱志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权威，著述颇丰。幼时即于外家受诗词熏陶，大学中文系时为夏承焘先生学生，多年来治学之外，吟咏不辍，卓然名家，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其舅袁国

罗海岩

“奶奶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在她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拿起笔来，总想写篇纪念性的文章，排遣心中的哀思，但提笔踌躇，辗转不能成文。由于我是奶奶带大的，朝夕相处 20 多年，久远的和现实的积绪，早已镌入了大脑沟回，竟无法沉淀。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就像有时急于想把一瓶水倒出来，水流反倒由于压强而堵塞了一样。

那年初夏的一天，天气躁热反常，华北地区气温持续升高。中午我匆匆赶到家中，就听说奶奶上午已经去世了。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为之一震，虽是预料之中，但悲伤使两眼茫然。我悔恨自己当天要去上班，结果在奶奶最后的关头没有守护她老人家。这在传统习惯中是膝下人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孝道了。

是时，奶奶卧床已两个多月，她以顽强的生命力应付病情的折磨。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她神志不清，喊话不能应答，处于明显的弥留之际。在她终于解脱，走到人生的终极时，她的神态极其平静，像经历了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的酣睡。我第一次领略了生和死的界线是那般模糊和胶着。

20 多岁就守寡度日，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相依为命，这就是奶奶早年的命运。作为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极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依靠自己的勤劳和倔强，支撑着家庭的全部生活。在兵荒马乱、天灾频繁的旧中国，土地的贫瘠、人丁的不济，这样的家庭窘状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奶奶的内心世界幸福而充实：她以自强自立的志气，使家中丰衣足食。当收成不好，许多人家缺吃少穿时，家里日子仍过得温饱，她也因此赢得了乡亲们的敬佩：涝灾之地，奶奶裹过足的两脚踩进去后陷到膝盖下，她就铺上两块木板，交替踏着前行耕作；秋收时节，她和 7 岁的大伯挥汗如雨，把十几亩的麦子收拾回家；棉花到家了，紧张的纺织开始了，今日复明日，夜半住飞梭，织出一匹匹粗布，迎来一个个黎明……奶奶当年和我讲过的如同童话般的故事，启蒙了我心中的坚忍和执著，而我家中现在仍保存着当年奶奶织的一块布样，总带给我无限遐想。

勤劳和节俭是奶奶一生最鲜明的品格。我记得小时候，为了一把柴、一块煤，她都非常在意。她烧柴做饭时，总把头低着看锅底，火小时再徐徐加柴，保持火苗正常又不多填柴，我劝她这样被烟呛着多难受啊，她却说，这样可以省些柴，你不知家不知柴米贵啊！我母亲是位教师，常买些纸和笔，或把一些旧衣物送给学校里家境困难的学生，有时还为学生垫

张丰

“清明节马上到来，衰老和死亡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我有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说，正在认真考虑提前立一个遗嘱，到老了绝对不麻烦孩子，也不希望孩子来麻烦自己。他说，真的到了病魔缠身那一天，他会考虑安乐死。另一位朋友在后面的评论更“革命”：自杀也是一个选项。

这是典型的年轻人的哀愁。有这种想法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还有很强的控制力，而老年的标志就是这种控制力的丧失。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很多，说明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困惑广泛存在：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年？

日本 NHK 电视台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系列纪实节目，引起广泛的共鸣。在日本，存在一种“无缘死”的现象，有的老年人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要过一段时间尸体才会被发现。记者调查发现，全日本每年大概有 3 万人死后尸体没人认领，最终会被政府或公益机构安葬。这些人要么是没有子女，要么就是主动与子女脱离了联系，怕连累子女。

节目组后来出了一本书，叫《无缘社会》。所谓的“缘”，其实指的就是“关系”。和中国一样，传统的日本社会很看重家庭观念，孩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天经地义，但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进入“老年社会”，如今的老年人却面临着严重的养老难题。

首先是家庭观念的巨变，很多人没有孩子，甚至出现了大量不婚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家庭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传统社会，一家人必须相依

“古来父子诗人、兄弟诗人、夫妻诗人、家族多诗人现象，虽然不乏其例，但放在历史长河来看，毕竟是一种较少见的现象，十分难得

马斗全

杜甫写给其子的《宗武生日》诗有句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陆游要儿子读《诗经》等经典，亦云“此是吾家事”。诗是吾家事，表明其家乃至家族对诗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在诗词方面的家庭影响、家学渊源。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为初唐著名诗人。杜宗武亦善诗，惜因战乱流落外地而死，诗作未流传下来。所以古代有父子诗人、兄弟诗人以及夫妻诗人。

父子诗人，最为人称道者，前有“三曹”，后有“三苏”。“三曹”为文学史上居重要地位的曹操、曹丕、曹植，“三苏”即诗文大家苏洵、苏轼、苏辙。兄弟诗人，著名的有我的河东乡先贤金代段克己、段成己，有《二妙集》传世，世称“河东二段”“河东二妙”。夫妻诗人，著名的有东汉陇西秦嘉、徐淑。今甘肃通渭县有秦嘉徐淑公园，园中塑有夫妻二人像。家族多诗人，山西之例，清代阳城陈廷敬家族便多诗人，现代榆次常家，也有许多诗人。

古来父子诗人、兄弟诗人、夫妻诗人、家族多诗人现象，虽然不乏其例，但放在历史长河来看，毕竟是一种较少见的现象，十分难得。而传统文化衰微已久的目下，却多有其例。仅中镇诗社便有好几例，殊出常人意料之外，所以不能不为文一述。